



革命样板戏故事

白毛女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
白毛女

上海市南汇县革命故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
白 毛 女

上海市南汇县革命故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375 插页 3 字数 19,000

1971年6月第1版 197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·2·35 定价: 0.13 元

白毛女

上海市南汇县革命故事编写组

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个大年三十晚上，凛冽的北风“呼——呼”地吼叫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下个不停。在华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村——杨各庄的村东头，一间用高粱秸抹起来的小屋里，亮着一盏小油灯。灯光下，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坐在炕上做针线。这姑娘紧锁着两道浓眉，心神不定地抬头向窗外眺望，看来心事重重。这姑娘是谁呢？她就是老贫农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。她家租种本村大地主黄世仁的租田，父女俩辛勤劳累了一年，总算盼来了一个好年成，可是，收到的粮食全交了租米，还背上了黄家的“阎王债”。眼看到了年底，穷人过年如过关，地主黄世仁又要来催租逼债，杨白劳外出躲债到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。

外面，狂风卷着鹅毛大雪扑打着门窗。喜儿想到地主逼得爹爹到现在还在外面挨冻受饿，心中又焦

急，又愤恨，她捏紧拳头恨恨地说：“狗地主，真狠毒，连过年都不让我们过！”。

这时候，邻居姐妹们手拿着窗花来看望喜儿。喜儿告诉姐妹们：“我爹给地主逼得四处奔走，到现在还没回来……”姐妹们听了都为喜儿担心，连忙安慰喜儿，大家争着把窗花送给她。顿时，这间小草屋里出现了欢乐的气氛。喜儿手拿窗花，看看从小在一起拾柴、耨地、收庄稼的姐妹们，又望望这充满了阶级友情的窗花，心中感到热呼呼的，就把它贴在窗上。姐妹们眼看时间不早，就告别喜儿回家去了。

喜儿送走了姐妹，刚坐到炕上，只听见门外有人在叫：“喜儿，喜儿！”喜儿连忙下炕跑去开门，一看原来是大春来了。

大春姓王，今年刚好二十岁，他上身穿一件蓝色的粗布短衫，头上扎一条白毛巾，身材高大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眉宇之间显示出刚强、坚毅的神色，真是一个英俊威武的棒小伙子。大春年纪虽然很轻，但他对阶级敌人却有着刻骨的仇恨，为了阶级兄弟他可以豁出命干。因此村里的贫苦农民都喜欢他，而那些地主、狗腿子却恨他，怕他。

天下穷人是一家，患难相扶情谊深。大春和喜

儿两家都是黄家的佃户，同呼吸，共命运。大春知道杨大伯出外躲债七天了，不知回来没有？大伯家的粮食全被地主黄世仁搜刮去了，生活很困难。所以，今晚他就从自己家里分出一些玉米面给杨家送来了。

大春一脚踏进屋里，十分关切地问：“喜儿，大伯还没回来？”喜儿焦虑地摇摇头。大春气愤地说：“这是什么世道！狗地主张灯结彩，山珍海味，对我们穷人催租逼债，真不让我们穷人活命了！”他又安慰喜儿说：“喜儿，不要急，大伯是个风浪里走过来的人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喜儿，我给你家带来了一点玉米面，你收下吧！”“大春哥，你家里……”“喜儿，亲帮亲，邻帮邻。咱们是贫农的儿女苦菜根，风吹雪打中长成人。风再狂也要止，雪再猛也要停，只要盼到东方出红日，咱穷人就能得翻身。”喜儿听了十分高兴，他们共同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。

大春走到炕前，找了个空罐子，把玉米面倒了进去。他回过头来说：“喜儿，等大伯回来，包顿饺子过个年吧！”喜儿两眼望着大春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她飞快地跑到炕边，拿出了一样东西，走到大春面前：“大春哥，这个送给你！”大春一看，是把银光闪闪的镰刀，他十分高兴地把镰刀接到手里。大春看到

喜儿因爹爹没回家而焦急，就安慰她说：“喜儿，我到村口去看看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漫天大雪一片白，寒风如刀扑面来。这时，在村口大路上，有一个人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踏着齐膝的积雪，高一脚，低一脚地朝杨各庄走来。他头戴一顶破毡帽，肩披旧麻袋，上身穿一件千补百衲的破棉袄，下身穿一条破棉裤，粗大的手里紧握一根扁担。这就是老贫农杨白劳。他在风雪中饥寒交迫过了七天，今晚是年三十夜，风大雪大，杨白劳不放心喜儿，想回家看看。杨白劳远远望见地主黄世仁家张灯结彩，一阵阵笑声随风传来。他知道就在这大年夜，有多少穷苦人家揭不开锅盖，挣扎在生死线上；又有多少穷苦人被逼得在这漫天风雪里东奔西走。杨白劳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，他恨不得用手中的扁担把这吃人的虎狼窝砸个粉碎！他捏紧拳头，指着黄家门楼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：地主逼债似虎狼，满腔仇恨我牢牢记在心头。他猛地一跺脚，转身朝自己家里走去。

杨白劳一进门，喜儿飞快地迎了上来：“爹，你回来啦！”她忙着给爹扑打满身的雪花，脱去披肩，又转身拿出大春送来的玉米面给爹看，杨白劳感动地说：“又难为大春他们啦！”杨白劳把扁担靠在墙上，

又看看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望着这风雪里成长起来的闺女，心里无比高兴，从怀里掏出一根红头绳：“喜儿，瞧，这是什么？”喜儿一看，禁不住高兴得叫了起来：“红头绳！”喜儿笑着跑过去，两手接过爹爹手里的红头绳，左右挥动，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，笑着说：“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我爹钱少不能买，扯上了二尺红头绳，来，爹，给我扎起来。”喜儿连忙搬凳子让爹爹坐下，自己亲热地靠在爹爹身前，让爹爹给自己扎红头绳。杨白劳看见女儿这样欢喜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就把红头绳扎在喜儿那根又粗又黑的辫子上。喜儿把辫子甩到胸前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！她回过头来看看爹，猛然想到爹出去七天，受冻挨饿，还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就说：“爹，你饿了吧，我给你包饺子去。”这时，杨白劳眼看夜已深了，雪下得更大了，父女俩就高高兴兴地准备包饺子过年。

就在这夜深雪大的时候，从黄家大门里闪出几个人来，两个家丁打着“积善堂”的灯笼，狗腿子穆仁智在前开路，后面紧紧跟着一个人，他心怀鬼胎，此人就是杨各庄的恶霸地主黄世仁。

提起恶霸地主黄世仁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。他依仗权势，恨不得从穷人骨头里榨出

油来，这方圆十几里之内的田地都被他霸占。每到秋收，他就带了狗腿子到处催租逼债，把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粮食抢个精光；碰到荒年，农民收到的粮食不够交租，这个活阎王就用“以人顶债”的办法把贫苦农民抢去当长工、做佣人、当丫头。日本鬼子侵占华北以后，这家伙又和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，当了汉奸维持会长，在他那扇黑漆大门旁边挂起了“维持会”的招牌。从此，在乡里更是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

狗腿子穆仁智仗着黄世仁的权势，到处敲榨勒索，任意鞭打贫苦农民，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他的皮鞭下。杨各庄的贫苦农民都说：“不把这两个‘地头蛇’除掉，咱穷人就没好日子过！”

那么，黄世仁、穆仁智今晚出来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原来，早在今年秋收时，喜儿随爹爹到黄家交租，黄世仁看见喜儿，就心生坏念头，想霸占喜儿。他和穆仁智一查账本，杨家还欠他二十五块大洋。两个家伙密谋议定一条毒计，私下写好一张“卖身契”，妄想在今晚以逼债为名，强抢喜儿。

这帮家伙象一群野兽直奔杨白劳家而来。穆仁智一步窜到门前，大声喊着：“杨白劳，快开门！”杨白劳父女在屋里听得明白：地主逼债来了。杨白劳毫

不畏惧，走去开门，喜儿紧紧跟在后面。

穆仁智翻开账本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杨白劳，腊月还钱，年底清账，这是老规矩。哼！欠少东家的钱，今晚一个也不能少！”杨白劳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血汗都叫你们榨干了，你们还要我拿什么去还你们的阎王债！”黄世仁在旁边“嘿嘿”冷笑了两声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今儿是大年三十，账不过夜，有钱还钱，没钱给人！”说着，从身边掏出早已写好了的“卖身契”朝杨白劳眼前一扬，说：“来，按个手印吧！”杨白劳一听要喜儿去顶债，顿时火冒八丈高，大声说：“要钱，我没有，要人，万不能！来，喜儿，咱们找乡亲们去！”杨白劳拉了喜儿朝门口冲去。狗腿子穆仁智象只恶狗早已拦在门口，狗地主黄世仁从背后抡起拐杖朝杨白劳头上狠狠一棒打去，杨白劳只觉得“嗡”一声，眼前金星直冒，顿时昏倒在地上。喜儿急忙奔过去救护，穆仁智硬把她拉开。黄世仁忙叫狗腿子拿来印泥，乘杨白劳昏迷的时候，强拉住杨白劳的手指，朝“卖身契”上按了下去。喜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她拚命用力甩开穆仁智的手，扑到地上把爹爹扶起来。

杨白劳渐渐苏醒过来，他看看自己拇指上的印色，真是悲愤难忍，心如刀割。这只辛勤劳动，受尽

折磨，布满伤疤的手啊，今天竟被狗地主逼着按下了卖儿的手印。杨白劳怒火填胸，忍无可忍，他恨不得把眼前吃人的豺狼剁成肉酱！他猛抬头，看见靠在墙上的一根扁担，心想：“咱还有一条命和你们拚！”他猛冲过去抓住了扁担，高举着朝黄世仁、穆仁智冲去。祖辈的冤，世代的仇，满腔怒火凝聚在心头。他挥动扁担狠狠地朝穆仁智身上打去，一扁担把他打翻在地。又猛转身，举起扁担朝黄世仁身上打了下去，打得黄世仁一个踉跄，跌了个嘴啃泥。杨白劳乘势“啪一”拦腰一扁担，抬起一脚，把黄世仁踩在脚下，抡起扁担狠狠地往黄世仁身上打下去，黄世仁吓得面无人色，浑身发抖。正在这时，狗腿子穆仁智扑上来抓住了扁担，杨白劳哪里肯放，奋力与穆仁智搏斗。黄世仁从地上爬起来，举起手杖猛击杨白劳的头部，杨白劳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两手一松，扁担脱了手，但他还是坚强地挺住身子，举起拳头，要与豺狼拚个你死我活。喜儿看到爹爹被打，急忙冲了过来，护住爹爹，她高举双拳，双目怒睁，吓得黄世仁连连后退。可是，这时狗腿子穆仁智用扁担朝杨白劳胸口狠狠打去，杨白劳身受重伤，但仍不屈服，他紧握双拳向黄世仁扑去，豺狼成性的黄世仁对着杨白劳又是一拐杖。杨白劳，这个受尽压榨，勤劳勇敢的

老贫农，圆睁着充满仇恨的眼睛，含冤负屈倒地死去。

喜儿眼见爹爹活活地被地主打死在地，这真是刹时间天昏地又暗，她急忙奔过去，扑倒在爹爹身上，大声哭喊着：“爹，爹！……”

乡亲们听到喜儿的哭声，纷纷赶来。凶手黄世仁、穆仁智一看情况不妙，连忙领着狗腿子仓皇溜走。喜儿伸出双手，愤怒地向乡亲们控诉恶霸地主黄世仁逼债打死他爹爹的罪状。乡亲们听了个个怒火冲天，决心要向黄世仁讨还血债，为杨白劳报仇。喜儿在乡亲们的支持下，紧握双拳说：“我一定要报这深仇大恨！”

这时候，狗地主黄世仁和他的狗腿子穆仁智召来一群家丁，冲进门来准备强抢喜儿。喜儿见黄世仁又来张牙舞爪，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，她冲出人群，大喝一声：“黄世仁，我爹被你活活打死，我，我与你拚了！”说罢，向黄世仁冲去，黄世仁吓得连连退了几步。几个家丁跑来掩护，黄世仁急得跺脚骂道：“饭桶，还不快抢！快抢！”

正在这紧张的时刻，大春赶来了！他见狗地主黄世仁在张牙舞爪抢人，又见杨白劳被打死在地上，大春心中顿时怒火燃烧，一个箭步跨到黄世仁面前，

厉声斥责：“黄世仁，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打死人！”黄世仁见大春象巨人一样站在面前，心里害怕，但他强作镇静，急忙拿出“卖身契”在手中一扬。大春怒火满腔，指着黄世仁说：“狗强盗，你仗着有钱有势，催租逼债，打死了人还要强抢喜儿，你坏事做绝！”说着，冲上去把“卖身契”“啪”一声打在地上。穆仁智冲过来，大春飞起一脚，把他踢翻在地，黄世仁急忙命令众家丁围攻大春。

众家丁朝大春扑来，大春勇猛无比，一连打倒了几个家丁，又一伸手抓住一个家丁，撩起一脚，把他踢了个嘴啃泥；另一个家丁从背后把大春抱住，大春两手掐住那家伙的脖子，一弯腰，把他从肩上摔了出去；一个家伙偷偷从后面赶来，想使个扫堂腿，大春早已看见，纵身一跳，敌人扑了个空，大春乘势给他一脚，那家伙痛得在地上打滚。正在这时，另外一个家伙跳过打滚的家伙冲过来，大春迎上去，左手当胸一把抓住这家伙的衣领，右手挥起一拳，打得这家伙仰面一跤，跌出去一丈多远，在地下爬都爬不起。

这时，大春左右开弓，拳打脚踢，越战越勇，众家丁又冲向大春，被大春踩的踩，揪的揪，乱作一团，狼狈不堪。

这时，乡亲们在大春的英勇带领下，都奋力与家丁进行搏斗。有两个家丁上前冲开保护喜儿的乡亲们，抓住喜儿就跑。喜儿奋力反抗，她猛力推倒一个家丁，冲回乡亲们的身边。一个家丁正要追喜儿，被大春横扫一腿绊倒；另一个家丁又冲上来，大春双手将他托在空中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这家伙被摔得鼻青眼肿、头昏眼花，刚想挣扎着爬起来，大春眼明手快，顺手夺过另一个家丁的枪枝，“啪”朝他头上狠击一枪托，正巧打中要害，那个家伙顿时倒地死去。

接着，大春上前一把抓住穆仁智，手指死去的家丁，怒目横扫群狼恶狗，穆仁智吓得浑身象筛糠一样发抖，众家丁象摘去头的苍蝇，急得团团转。黄世仁狗急跳墙，拔出手枪朝天“砰！砰！”开了两枪，进行威胁。乡亲们正在与众家丁奋战，听到这突然的枪声，不觉一怔，几个家丁乘机蜂拥而上，把喜儿抢走。

大春和乡亲们急忙冲上去抢救。只听得一声大喊：“大春，慢走！”一个高大的身躯挡在大春面前。这是谁呢？他就是杨各庄的地下党员赵大叔。

赵大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长工出身，在杨各庄开展地下工作。他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和群众心

贴心，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。刚才他听见枪声，就急忙赶来了。

大春怒不可遏，从屋角里拿起一把斧头，拉着赵大叔的手说：“黄世仁打死了杨大伯，又强抢喜儿，决不能饶了他们，大叔，我们和他们拚到底！”

赵大叔听了大春一番话，肺都气炸了！黄世仁呀狗豺狼，看你横行霸道能有几时。但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关键时刻一定要沉着、冷静。他说：“这仇一定要报，这冤一定要伸，但不能硬拚。”大春急着问：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这时，毛主席的教导在赵大叔耳边响起：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毛主席的话把赵大叔的心里照得亮堂堂。他想：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启发群众，把群众朴素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勇气，引导到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轨道上来。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地主靠手中的权势、枪杆子欺压我们，我们只有拿起枪杆子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才能真正为喜儿他们报仇，为天下千千万万受苦人报仇！”赵大叔讲到这里，眼放光彩，从怀里摸出一只鲜红的八路军臂章，一把拉过大春的手，指向前方，无限激动地说：“在延安，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着英勇的八路军打鬼子、除恶霸、分田地，南征北战，英勇杀敌。受苦人要翻身得解放，只有参加八路军，

跟着毛主席闹革命！”

乡亲们越听越兴奋，心里顿时升起了一盏明灯，亮堂堂，热呼呼。大春接过鲜红的臂章，上面闪耀着金光闪闪的“八路军”三个大字，不觉心潮澎湃，激动万分。这鲜红的臂章就是革命的火种，革命的希望，把穷人的心照亮！他看到了光辉灿烂的革命大道，盼到了梦寐以求的救星，就决心参加八路军，拿起刀枪，紧跟毛主席干革命！

大春和几个青年，怀着强烈的阶级仇，民族恨，肩负着乡亲们的期望，告别了乡亲们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，朝着赵大叔指引的方向，投奔八路军去了！

再说喜儿被抢进了黄家，就象进了牢笼。但是，牢笼锁不住喜儿要报仇的强烈愿望，她满怀深仇大恨，不愿服侍那吃人的野兽。

这一天，老地主婆逼着她打扫佛堂，喜儿手里拿了个掸帚，望着这阴森森的地主佛堂，想起自己的悲惨遭遇，悲愤填胸。心想：爹爹的血迹还没干，我就被抢进了这虎穴，要我担水，要我推磨，要我擦佛台，要我扫后楼，还要我端茶送汤，把老地主婆侍候，我人穷志不穷，决不逆来顺受当牛马！仇恨的烈火在喜儿胸中燃烧，她坚决不肯替黄家打扫佛堂。

这时候，佛堂里进来了一个人，喜儿抬头一看，是张二婶。张二婶四十多岁，家住河西张家村，前年腊月因交不出黄家的租米，被黄家拖来当佣人。苦瓜苦藤同根生，张二婶对喜儿的悲惨遭遇无比同情。她看到地主黄世仁诡计多端，无恶不作，想到喜儿年纪还轻，怕她吃亏，因此她时刻在关心着喜儿。今天，张二婶看到老地主婆要喜儿打扫佛堂，就赶来看望喜儿。喜儿一见张二婶，如见亲人，禁不住对张二婶说：“二婶啊，屈辱的日子不能忍受，我忘不了杀父的深仇，我是贫农的女儿，怎能在财主面前低头！”喜儿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恨，愤怒地把手里的掸帚朝地上一摔。张二婶望着这坚强的姑娘，强忍住心中的悲痛，从地上拾起掸帚，安慰喜儿：“孩子，等着吧，总有一天要跟他们算账！”这时，只听得后厅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张二婶连忙拉着喜儿走出了佛堂。

张二婶和喜儿刚走出去，黄世仁的娘、老地主婆由小丫头扶着走进了大厅。这个老地主婆欺压穷人心狠手毒，花样百出，因此大家都叫她“老妖精”。她一摇三摆地来到佛堂烧香拜佛，然后叫小丫头扶着，朝旁边太师椅上一坐，闭目念经，叫小丫头给她捶背。小丫头也是个被抢来的贫农女儿，她起早摸黑，被逼着给黄家干活，人非常疲劳，她捶着捶着，就打